

■ 藝術家沈偉在作品《無題No.31》前



# 沈偉 舞畫合一

沈偉 1968年出生於湖南，從小學習戲曲，八十年代開始接觸到現代舞並成為廣東舞蹈學校現代舞大專班的首屆學員。1991年，他合創了中國首個現代舞團——「廣東現代舞團」，1994年，獲得全國現代舞比賽編舞及表演第一名，1995年移居紐約深造。2000年，沈偉在紐約創辦了舞團「沈偉舞蹈藝術」，他發展出名為「自然身體發展」的舞蹈技術體系，並在舞蹈中融合繪畫、錄像、裝置等多種媒介進行創作，迅速成為國際舞台上的耀眼之星，隨後先後獲得「尼金斯基獎」和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等國際獎項。

很多人以為沈偉是舞而優則畫，但其實他自幼學畫，多年不輟。在其舞蹈作品中，他也時常包攬各種視覺元素設計，包括佈景、影像、燈光、服裝等等，其早年作品《聲啼》中舞台背景上的水墨鯉魚圖就出自他手。但「畫家」沈偉似乎十分低調，「時間還沒有到吧。」他這樣說。訪問時，沈偉好不容易擠出時間來吃飯，那已經是將近下午四點。「我快餓死了。」他說。我問他舞者是不是都習慣吃很少，他笑起來：「我想節制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吧，但我其實很能吃，只是沒有時間吃。」

## 從很多方面找到自己

文：繪畫與舞蹈，在你的創作中是怎麼互相影響的？

沈：我一直在畫畫，畫畫和舞蹈，幫助我看不同的方面。這個經驗可以幫助那個經驗，那個經驗也可以幫助這個經驗。在性格上面，有些時候做表演，有些時候也想安靜下來做一些事情。不同的工作環境，反而可以平衡我。其實很多東西，認識了以後是共通的，會產生共鳴。比如你寫東西，開頭、討論、結尾，有一個結構。畫畫它有這樣一個結構，編舞也有。很多問題是通的，只是媒體不一樣，當然你要了解每一個的工具和語言，這我有花很多時間，簡單講，就是要實驗、認識。就像畫畫，如果沒有這麼些年，幾十年地畫，是不可能畫成現在這樣的。

文：你作畫的方式中間有沒有發生變化？

沈：從2002年開始有蠻大的變化，從那時到現在，比較抽象、黑白灰的呈現方式。但在那之前，我還在畫人物啊、身體啊，風格完全不一樣。你在長大，對世界的理解和對個人的認同都越來越成熟，以前處於一種學習的狀態，喜歡這，喜歡

那，到一定的時候你要從很多方面去找到自己。世界觀的成熟，對人生的認識的成熟，對技術語言的認識的成熟，了解發覺到怎麼可以把自己呈現出來，而不是還在學習和實驗的過程。也是實驗，但是要形成自己，我花了蠻久時間。就像舞蹈，我有自己的舞蹈語言，我的繪畫也是。

## 成名之後再尋根

文：當年拿到獎學金到紐約去的時候，是什麼樣的狀態？

沈：那個完全不一樣，也有創作，但更多的是學習。就像現在的年輕人，跑到國外讀書，只是我比較幸運拿到了獎學金。我去的那個時候，95年，根本看不到從大陸過去的，亞洲人就是日本人、台灣人、香港人也有，但不是很多。現在二十年以後，天啊，每個學校都有大陸的留學生，而且好多哦。反而台灣和香港的相比就少了很多。以前能夠說普通話的就很少，就只能和台灣人說一下。

文：有所謂的文化衝擊嗎？

沈：當然有，太有了。不要說文化，剛去的時候，生活方式就很不一樣。比如說，在那邊，想要開個電話，開個銀行卡，就需要有家庭住址啊等等文件才可以，這些系統是國內不存在的嘛。這個文件關係到那個文件，要開那個文件又需要那個證明，所有的東西連在一起，最後會發現缺少一個連電話都沒法開。藝術專業的方面反而還好，我一直在學，在國內也接受過訓練，反而是生活上要適應和學習。但是在專業上，了解不代表真的理解，要去學很多新的東西，上很多課，猛補，什麼都學。西方文化畢竟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就能學會的，我什麼都學，繪畫、音樂、電影……從早到晚，就是學習。

文：突然去到紐約這麼一個世界藝術的彙集地，在藝術上面，有什麼衝擊嗎？

沈：我去的時候其實沒有想過是不是以後要在美國呆

藝術家沈偉因執導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多媒體舞蹈表演《畫卷》而為人熟知，但直到2012年，這位早已蜚聲國際的編舞家才首次攜舞團登上內地舞臺。

對於香港觀眾來說，沈偉早就是個老朋友了。2006年的新視野藝術節，他的代表作《天梯》和《春之祭》是開幕節目；2009年的絲綢之路藝術節，他為觀眾帶來《回（一）、（二）、（三）》；2012年，他和舞團再次造訪新視野藝術節，帶來《限界》，以及新作《熒》的世界首演。

本月初，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可以隱約窺見窗外叢林的灰色調展廳中，沈偉的繪畫展《舞繪》與觀眾見面。寧靜的空間中，黑白灰色的巨幅抽象畫作靜靜地掛在牆上，投在地板上的影子像是雲端的飄渺世界。有人說，這畫中的世界像是中國的潑墨山水，但這些實際上是油畫繪成的畫作，更像是對天地間某種動律的捕捉，是脫離了傳統的技法與形式後，中國精神與世界文化的美麗相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提供



■ 《舞繪》展廳中，沈偉的舞團上演一系列環境舞蹈。



■ 沈偉作品《無題No.3》

下去，只是學習學習，一學五年就過了，但沒想到這五年真的提高了很多，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從古希臘到現代。我的成長過程只了解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傳統文化，對西方不了解，要掌握它的精髓。同時要對比，所以就重新學習中國文化。對我來說，這兩邊就像是兩重的審美意識和價值觀，拉開開去，是對整個世界文化的全面的理解。那個時候我又開始旅行……

文：開始做《天梯》時，是不是已經對自己的藝術方向有了定位？

沈：去美國前，我已經做了好幾年的編舞，在中國拿了現代舞首屆大獎，創作和編舞獎、表演獎等很重要的獎項。去了美國，又花了五年時間做了很多實驗，實際上累積了十幾年的實驗經驗，至於學習畫畫和戲曲，更是在更早前了。這些基礎，是多年來對於表演藝術和世界藝術的認識，到了我三十幾歲的時候，完全認識到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怎麼認同我自己的文化，我的審美價值和人生觀也開始形成，《天梯》和《聲啼》就開始出來了。兩個作品形成後，我對世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認識更加成熟，也找到自己的語言——繪畫的語言還沒有找到，舞蹈語言一下找到了。那個才是我人生的質變和飛躍。

## 東方文化要變成國際文化

文：但是在你的繪畫作品中，好像看不到和戲曲的關聯。

沈：我的東西裡面一定是有東方的精神的，但是東方精神是在所有的表現形式裡面的，戲曲也好，武術也好，是我們的哲學思想和價值觀。這些東西在任何的中國文化中都有，但是在表現形式上，你看不到那麼重的痕跡，因為那個只是符號，也只是為你的靈魂服務而已。符號我可能已經把它

發展到一個新的層面，而不是停留在戲曲的一個表現形式上了，但那個精神和感覺的東西還是有，肉眼一下看不出來，但是能感覺得到。

文：創作《回》三部曲時，是不是又和以前的舞蹈追求不一樣？

沈：不一樣。《回》的時候，剛好又到了一個階段，想要尋找一個新的認識。那段時間剛好又是我的本命年，開始重新問人的價值，東方人的價值。做《回》之前，我已經在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成功又怎麼樣呢？有名又怎麼樣呢？我的價值在哪裡？我又開始問自己，於是去了西藏、吳哥窟、絲綢之路，去了解東方人的生活、歷史和哲學思想，全方位地去理解。在西方那裏成功了，我還是想回去了解一下我的根，想要知道亞洲人在世界上的歷史狀況、精神狀況。那花了我四年的時間，在那段時間裡我專注做亞洲的項目，比如奧運會，比如《二進宮》。

文：你的畫作讓有些人聯想到抽象的中國山水，你怎麼看？

沈：我沒有這麼想。我不是在做國畫的延伸，而是在討論，東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在這個年代如何聯結。我們的未來是什麼？我們的認同又是什麼？東方文化要變成國際文化才好。依靠我們現在對世界的了解，怎麼可以在這個年代發展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並且是對未來，對世界有影響的文化？在裡面，你看不到任何傳統繪畫的技巧和用語，我學了那麼多年的油畫，有我自己的精神在裡面。我是用油畫的顏料在做，用新的語言去呈現自己，而不是傳統語言。

# 老驥伏櫪馬連拿 流水行雲休伊特

## ——聖馬田樂團澳門演出掃描

3月29日英國聖馬田樂團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簡稱 ASMF) 到訪澳門的音樂會，吸引了好些香港樂迷「過大海」去捧場。筆者在音樂會前還做了半小時演前講座，介紹當晚音樂會的特點。當然亦分別介紹了三度獲頒勳銜、一力創辦聖馬田樂團的指揮大師馬連拿爵士 (Sir Neville Martin), 及當晚與他合作的鋼琴家安琪拉·休伊特 (Angela Hewitt) 的琴藝。

ASMF 現時在世界各地的演出，每年達一百多場次，有時每一樂季的巡迴演出，可達十五次。樂團於1958年成立初期，即被英國廣播電台 (BBC) 和多間唱片公司發掘，不斷灌錄唱片，至今五十八年來，行銷世界各地的唱片已超過五百張，不僅市場銷售成功，且好評不絕，獲獎無數。自1968年成為 Audio Award 的獲獎者，便長期贏得極多唱片業的榮譽，同類樂團無出其右，可說手執唱片世界的牛耳。在唱片帶動下，ASMF 在世界各地的巡迴亦吸引了大量粉絲支持。

ASMF 有今日的地位，功勞榜上第一名仍是馬連拿，他是 ASMF 的靈魂、燈塔及舵手。這次在澳門文化中心見他出場，挺着腰背，一步一步地走上指揮台，步履穩穩的，只是在踏上指揮台時有點遲緩，雙手揮動指揮棒，仍然充滿活力。開場一曲莫扎特的 D 大調第三十五交響曲《哈夫納》，約二十分鐘的音樂，完全背譜演出，全無半點遲疑，四個樂章的處理，條理分明，特別是第二樂章行板，還奏出莫扎特典型的機智感覺，終章的急板，仍能散發活力，真讓人有老驥伏櫪，返老還童之感。

很顯然地，今日以「終身主席」街頭，帶領五十八

年前親手創辦，從英國倫敦走向世界的 ASMF 到訪澳門的馬連拿，與樂團早已是形神合一，與各樂手更早已是心靈相通，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樂團已能作出適切的反應。當晚所見，大師頭腦清晰，行動自如，但畢竟已是九十二歲高齡，音樂會能否如期舉行，事前亦確實讓很多人深感懸念。但雖如此，由於大師與 ASMF 只在澳門登台，難怪香港不少樂迷亦「過大海」來捧場，甚至香港灣仔四間學校修繕新高中音樂課的學生，在老師帶領下亦組成「澳門音樂之旅」，除出席當晚音樂會外，還出席了當晚由筆者主講的音樂會前講座。而當晚講座後，還有另一批十多位香港學生合照留念，可見大師魅力之強。

話說回來，ASMF 是一個約四十人的雙管樂隊，追求的是講求精緻細膩的室樂聲音，與交響樂團追求宏大交響化的聲音並不一樣。當晚奏完《哈夫納》，接着是加拿大著名鋼琴家安琪拉·休伊特上場，與樂團演奏莫扎特的第廿五鋼琴協奏曲。休伊特的指觸輕盈，乾淨利落，全無半點沙石，恍如她那襲金光閃閃卻仍能保持低調不誇張的演出禮服一樣。首樂章的華彩樂段奏來更是流水行雲，樂隊在馬連拿帶領下，音樂與鋼琴堪稱「絕配」，木管與鋼琴的呼應尤為吸引。一曲奏畢，不僅讓人對這位近年多次到港澳來的當紅鋼琴家的琴藝擊賞，對其保顏之術和氣質提升之道，相信同樣讓人大有興趣。

下半場比才的 C 大調交響曲四個樂章都有着動聽的旋律，在 ASMF 奏來更是優美動人，難怪一直有人懷



■ 馬連拿聯同休伊特與聖馬田樂團在音樂會演出實況

疑，十七歲的比才，豈能寫出如此天籟之音了。ASMF 各個聲部奏來實力平均，音色清晰明亮，但不炫耀。大師在知音掌聲下首先加奏了改編自愛爾蘭民謠的《丹尼男孩》(Danny Boy)，這首由 Percy Grainger 改編的樂隊版本，當晚一路聽來，仍以為是弦樂團版本，最後卻原來加入四支法國號，法國號沉着的音色，結合着弦樂將高潮的聲音帶來更為圓熟純和的感受，亦屬神來之筆。不過，最意外的是，最後加奏莫扎特的《費加洛婚禮》序曲，與上半場作出呼應，那種齊一精準的表現，讓人相信仍應有機會在港澳再欣賞得到馬連拿在舞台上的丰采。當晚觀眾的 Standing Ovation 熱烈場面，讓大師難以下台，最後只得將首席「趕走」，才能將音樂會結束。但無論如何，這次機會難得，散場後，排隊等候大師與休伊特簽名的人龍長呢！

文：周凡夫

# 第七屆中國戲曲節 六月開鑼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中國戲曲節」將於六月開幕，為觀眾獻上連台好戲。今年是湯顯祖逝世四百周年，戲曲節特別策劃一系列崑曲及崑劇演出，國寶級藝術家蔡正仁、岳美緹、梁谷音、張洵澎和張靜嫻將聯同上海崑劇團一眾優秀演員，呈獻《臨川四夢》崑曲清唱會，演繹湯顯祖四大名劇《牡丹亭》、《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的精彩唱段，以及演出《牡丹亭》及其他經典折子戲。此外，戲曲節更委約本地崑曲學者古兆申重編名劇《紫釵記》，由浙江崑劇團製作演出。

猴年又豈能少了猴戲？戲曲節特別呈現「南北猴戲」系列，請來一代京劇猴王李少春之子兼著名京劇演員李寶春，聯同北京京劇院青年團，演出《孫悟空大鬧天宮》。而享譽全國的浙江紹興藝術研究院則將演出膾炙人口的紹劇猴戲，展現南派粗獷剛烈的風格。

粵劇方面，將上演《捨子記》。此劇改編自傳統劇目《寶蓮燈》的折子戲《二堂放子》。由本地名伶尤聲普、陳好逵率領新秀演員同台獻藝。兩位前輩身傳心授，目的在讓粵劇藝術繼續傳承。另外，載譽歸來的中國國家京劇院一團將會聯同京劇名家于魁智、李勝素和特邀大連京劇院院長楊赤，以鼎盛的陣容為觀眾送上多個經典劇目。

各具特色的地方戲曲，則有山東荷澤市地方戲曲傳承研究院帶來的《大弦子戲》、棗柳、兩夾弦、大平調及山東梆子，這五個極富鄉土氣息的地方劇種，首四個是首次與香港戲迷見面。

## 中國戲曲節

時間：6月17日至8月14日  
節目查詢：22687325, www.cof.gov.hk